
歐洲經濟史綱

鄧陳伯綏粹蓀合譯

中華書局印行

序 言

經濟學與其他學問比較，因無長久的歷史，所以經濟史學，在今日也難說已有充分的發展。然而經濟生活，既為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基礎，那末，對於歷史的進化站在一定的觀點上，研究經濟制度變遷史的經濟史學，在今日尤為必須研究的學問。近來就是在日本，經濟史研究，急速的發達起來了的這件事，我們在這點，不可不稱為欣幸。本書就是我——經濟史研究者之一人——在過去三年間研究了的結果之一部分。

李普克尼希（Liebknecht）在他著的土地問題上說：『經濟學與一般科學是一樣的，既無本國外國之分，又無國內國外之別。科學是沒有國籍的。沒有所謂英國的、法國的、德國的經濟學。由此看來，普通所用的國民經濟學的名稱，是很不適當的。經濟學是唯一無二的，他的法則，對於英、法、德及其他有同一社會的一切國家，持有同一的強制力。人類就是人類——為「社會的動物」的人類，在任何地方，遵同樣的法則，住在任何國家，於其法則的影響，沒有變化。凡適於英國人或法國人的事，也適於德國人。』即對於作經濟學一部分的經濟史學，大概也是同出一轍的。各國的地勢、氣候、環境的差異，在其國經濟史的發展上，給與多少差異與特色的事，是一定不疑的事實。然而經濟制度發展之根本的過程，大概各國都是同樣的。這

就是經濟史概說或概論得以成立的理由。庫諾（Cunow, H.）在他著的一般經濟史上說：『在英、法、德經濟史的文獻中，缺少示明從原始的收集經濟到今日發達的資本主義止的全經濟的發展之概觀的一著作。』這種著作，就是在日本的經濟史文獻中，也付闕如。這本概論，即在與庫諾同一思想之下，以作經濟史研究材料之一的志趣而執筆的。

經濟史概論這一篇，是一昨年爲社會問題講座所編歐洲經濟史概說這一篇，是在九州帝國大學教課時，應學生之請，把講義加若干補正而成的。

不過我尙在研究期中，本書有不完備的地方或須訂正的地方，想亦不少。即我自己現在看來，也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但我覺得研究是隨日俱新的，在研究的進展中，必常發見過去的不滿，這種不滿，在無論何時，是不變的。現值生活上的變轉，把過去研究的成果，姑作一結束，在這用意上，我所以編成這卷。倘蒙同學，賜以指正，實爲幸甚。

本書出版，得學友平貞藏、嘉治隆一兩兄之助居多，於此特表謝忱。

昭和三年八月三日

在高圓寺

石濱知行

歐洲經濟史綱目次

序 言

第一部 歐洲經濟史概說

第一章 序說

第一節 歷史觀之發展 一

第二節 經濟史的意義 七

第三節 自然的諸條件與經濟史 七

第四節 經濟階段說 三

第二章 原始社會

第一節 總說 二九

第二節 在最低階段的現存未開化種族的社會 三一

第三節 村落共同體 三四

目 錄

第四節 總括	四〇
第三章 古代社會（以奴隸制度作基礎的諸國）	四五
第一節 總說	四五
第二節 希臘	五九
第三節 羅馬	五九
第四章 中世封建社會	六一
第一節 總說	六一
第二節 作封建制度之基礎的大土地所有	八〇
第三節 領地制度的起源	八四
第四節 領地內部的經濟狀態	八八
第五節 英國的馬納制度	九一
第六節 德國的『各采爾夏夫特』(Gutcherrschaft)	九三
第七節 都市的發生與發展	九八
第八節 中世封建制度的崩潰	一〇三

第五章 資本主義的社會 一七

第一節 產業革命的經過 一七

第二節 產業革命的結果 二三

第二部 經濟史概論

第一章 序論 二七

第二章 原始共產體 一四九

第三章 古代社會（以希臘羅馬為中心） 一九七

第四章 中世封建制度及都市的經濟 二二一

第一節 中世封建制度——領地制度 二二一

第二節 都市經濟 二七一

第五章 資本主義的制度時代 二九〇

第六章 德國資本主義的發達 二九八

第一節 導言 二九八

第二節 中世的農業狀態及其變化 二三三

第三節 第十九世紀的農民解放與農業狀態的變革.....	三四四
第四節 中世農村的家內工業.....	三五四
第五節 中世都市同業公會制度之解體與家內工業之發展.....	三五七
第六節 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的工業.....	三六七
第七節 德國的產業革命.....	三六九
第八節 產業革命對於其他產業部門所及的影響.....	三七六
第九節 企業形態的變革.....	三八二
第十節 附言.....	三八七
第七章 結論（資本主義之將來與向新制度轉換的萌芽）.....	三八六

歐洲經濟史綱

第一部 歐洲經濟史概說

第一章 序說

第一節 歷史觀之發展

經濟史，正和它字義所表示的一樣，是歷史學的一種。可是經濟史，如果不是把握着歷史學認識之對象的社會事務發展的理論，且以此為觀點，統列各種事實，理解它的發展的經過，便不能成為一種學問。因為是這樣，所以我們為確定經濟史的意義起見，首先對於從來一般學者所倡導的歷史觀，換言之，即對於歷史理論的發展，不得不加以研究。

（一）古代的歷史觀

在希臘的初期，所謂歷史，大致不外把傳記、神話、戰爭一類的故事，毫不相關聯的敍述一番罷了。歷史

家赫洛得托斯(Herodotus)雖曾說歷史中有因果律，可是他之所謂因果律，也不過把僅由直觀所得的因果，使之結合罷了。換句話說，這並不是想知道歷史上所存在的根本關聯來探究的結果。到了修啟底的斯(Thukydides)的時候，稍像歷史觀的東西纔成立。據他的見解，造成歷史的，既不是神的意思，復不是偶然的運命，乃是我們人類。人類的行爲，造成歷史，這種人類的行爲，大致都是歸根於人類的本質，換言之，就是歸根於人類的性格。可是人類的本質這種東西，並不是可以變化的，而且不是社會的條件所能規定的，乃自然所賦與的。老實說，便是自然的天性(Naturanlage)。人類是根據這種本質，依他們的所有欲、權勢欲等等心境或熱情來行動的。這種行動，便造成歷史。總之，他的見解，是說歷史的動力，在人類由自然得來的素質。

古代歷史觀之最高的完成者，一般都說是波里比阿斯(Polybius)。波里比阿斯把歷史和地理的條件聯結起來，認定歷史是由人類的行為造成的，可是人類的行為，是以他們的本能熱情為本的，這種本能熱情，又是受土地氣候以及國家組織的影響的，他尤其以為國民中的指導人物之個人的智能和思考，為造成歷史的動力。同時，他一方面雖說否定歷史上的神力的作用，然他又承認運命的支配，把他當作引導歷史的原動力。希臘後期有名的哲學家赫拉克利圖斯(Heraklitos)，在萬物流轉(Hanta rhei)與同一河流不能渡兩次的命題之下——格老秀斯(Grotius)更說，就是一次也不能渡同一的河流——說

除了流轉之外，並無實在，流轉這東西，便是永久的實在。但他不過說，這種流轉，不是以一定的方向，有一定的意義而流轉的，是以永久的無意義的輪迴（Kreislauf）而已。

（1）中世基督教的歷史觀

代表中世基督教的歷史觀的，便是奧古斯丁（Augustin）與達岐諾（D'Aquino, Thomas）的神學的歷史觀。「所謂中世，是已經由野蠻狀態完全脫出來了的時代，一切舊的文明、舊的哲學、政治、法學，都一掃而空，無論甚麼，都是從新開始建設的。中世從衰滅了的舊世界所繼承的唯一的東西，便是基督教。這種結果，和在一切原始的發展階段一樣，牧師便是智的教養之獨占者，同時教育這種東西，在本質上，便帶了神學的性質。在牧師的手中，無論政治、法學，都是和其他的學問一樣，不過是神學的一部門，所以對於政治、法學，也依神學上通行的原則來看待。教會的教義，同時便是政治上的公理，聖經中的章句，在任何裁判所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神學在智的活動之全分野中那樣的優越，完全是由教會的地位所生的必然的結果，因為教會這種東西，他本是現存的封建支配的總管事，而且是封建支配的讚美者」（Engels, Der deutsche Bauernkrieg）。這種時代的歷史觀，到底是怎樣的東西呢？基督教出現的結果，把希臘、羅馬時代站在自由立場的那樣的歷史觀，一概抹煞，繼此而起的，便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場的歷史觀，就是把歷史

的動力，歸之於神意的偏頗的歷史觀。原來希臘人，是自己在自己的身中，發現生活的意義的，唯其如此，所以爲達到他們的生活的意義，並不要何等發展的思想。然而古代社會崩潰之後，同時生活的意義，須向自身以外的東西去求，老實說，便是要向神去求了。因爲當時的人，把所謂人生，認作是發展到神的地位去的。所以神便成了個人發展的目的，神國(*Civitas dei*)便成了現實之國家(*Civitas terrana*)的或社會的發展的目的。

依達岐諾的見解，歷史的原因，並不是人類行爲的自身。在外觀上，歷史這東西，似乎是由人類的自由意思所發出的行爲造成，然在實際上，却是由神的意思造成。歷史上大小的事故，一切都是以神的意思，神的豫見，神的支配爲依歸的。人類歷史之終局的目的，是要把惡克服，藉此復歸到神的境域去。歷史的本質，便是神國之宗教的形而上學的進化，人類的歷史，便是神的啓示。依他看來，造成歷史的是人的行爲，這種行爲，是人類自然的性質。至此，他的見解，和希臘的歷史觀，尤其和修啓底的斯的歷史觀，是相同的。可是如果更進一步，論到這種性質，到底是如何產生的，那麼，據達岐諾說，這是由神得來的。因此所謂歷史，不過是由神所賦與的性質之活動。就是說，因爲是根據神所賦與的性質的行爲，所以根據神的意思，神的豫見，神的支配的行爲，便造成歷史。這種歷史觀，終局是以復歸到以神爲目的之目的論的歷史觀，換言之，就是把歷史當作到達某種先天賦與的目的的過程的歷史觀。

奧古斯丁和達岐諾的歷史觀，除開少數的差異外，大體都是相同的，此乃中世初期之典型的基督教的歷史觀。這樣的歷史觀，繼續存在了數世紀，如希勒格(Schlegel)、逢婿(Bunsen)、克勞西(Krause)、洛起和爾(Rochholz)等，都是這種系統的學者。這學派的歷史觀，要點如下：歷史的發展之原動力的要素，不是人類自身，也不是內部的發展，換言之，並不是內在的(immanent)東西，使歷史的車輪進展的要素，是存在於人類以外的，在這世界以外，有一種超感覺的，即一種先驗的(transzendent)原則存在。歷史的發展，便是受這種超感覺的先驗的原則所引導的。我們人類，會被神逐出於神國之外。可是神竭力想把曾經逐出了一次的人類，再招回來，因為是這樣的，所以人類的歷史，是這種神的意思的生產物；是把這種目的和運動法則豫先準備好了的神的豫見的生產物。

(二) 十八世紀法意的歷史觀

法蘭西大革命以後，對於中世宗教的、神學的、形而上學的思考方法，起了一反動，這種反動的表現，便是唯物論(Materialismus)的抬頭。可是十八世紀法蘭西盛行的唯物論，有兩大缺點：第一、當時的唯物論，是過於機械論的；第二、沒有把世界當作一個過程，當作歷史的進化中一個實在來理解的能力。但是這種唯物論，後來傳到德意志，對於德意志的哲學，會與以大的影響。法蘭西革命的前後，會有多數的歷史觀

出現，這多數的歷史觀中，第一在法蘭西的代表者，便是聖西門(Saint Simon)，第二在意大利的代表者，可以推韋科(Vico, Giambattista)，第三便是在這時代發表一種經濟的歷史觀的累那爾(Raynal Thomas)的歷史觀。

聖西門這人，一般都把他當作空想的社會主義者(Utopian Socialist)，說他是近代社會主義的先驅。可是他並不是主張生產手段之社會化或私有財產之廢止，就是在他的歷史觀當中，也並未曾發表唯物論的思想。不過他在當時認定產業的重要，且極力主張的一個進步的自由主義者。聖西門的功績，有以下兩點：第一、他把現在的社會與政治當作一時的東西，且認定這是進化發展中之過渡的一個階段，將來必有新生面展開；第二、他認定產業是社會上重要的要素，產業者(Industriels)或勞動者(Travailleurs)，爲社會上根本的階級，這種階級，應當出來指揮國事，實現產業的社會。然他之所謂產業者或勞動者，並不是我們今日所想像的勞動者的意思，乃指打破當時封建諸侯，一天一天想勃興起來的工業和商業的資本家階級，換言之，便是指着與徒食的封建貴族相對的新興有產階級而言。此外他雖曾指摘社會上產業之重要，然這也不過是與前行社會對比的相對的意義而已。依他的見解，作歷史的動力的，有第一次的與第二次的區別。第一次的東西，是由人類精神中流出來的一個崇高的法則，此乃是一個時代精神的方向，要想變更這種力量，在我們是不可能的。我們人類，不過是這種精神的一個工具，唯有這種精神，纔是歷史。

的原動力。第二次的東西，是以人類的力量能够支配的，比如經濟方法便是屬於這一類的東西可是第二次的東西，是受第一次的支配的，所以如經濟方法之類，也是由精神造成的。總而言之，在聖西門看來，經濟關係並不成為歷史的原力來支配時代的根本的東西，還是精神。某時代的精神之發展，給與經濟關係變化的影響，這種經濟關係，更規定政治及其他一切。(Mukle Henri de Saint-Simon die Peosönlichkeit und ihr Werk. 並參照社會政策時報第六十七號，增井幸雄著的產業主義者聖西門。)

韋科是十八世紀意大利偉大的哲學家中之一人，他在貧苦之中，留下了不少哲學的著作，同時對於歷史理論，也樹了一家的見解。首先他於歷史學的研究方法，教給我們兩件事，第一件，當我們研究歷史的時候，首宜摒棄覺得現代都是醜的，過去是美的一種先入觀念，其次，應排除國民的自負心；第二件，須知歷史的發展過程，不是偶然的事件的積集，乃是原因與結果相關聯了一個連鎖。

可是在韋科的歷史觀中，從頭至尾，還殘留着不少的唯心論的要素。他雖明確的說：實現社會造成歷史的，是人類自身；然認定人類自身的行動，是藉神所賦與的性質而造成歷史的。質言之，他認為神雖然不直接的干涉歷史，可是通人類的性質，將歷史引導到神的豫定所去的。他說：『人類自己實現了社會這件事，是我們科學的原則。然而雖如此說，這世界，毫無疑義的，是由精神產生出來的。精神和人類所有的各個目的，有時不同，有時相反，常較各人類所抱的目的為優越。精神是為使這些被了制限的各人的目的，貢

獻於較高的目的，使人類永遠存在於這地上而利用的。」他把從原始時代以至當時的時代，分作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詩或神的時代，」第二個階段，為「英雄的時代，」第三個階段，為「人類的時代，」認定人類歷史的進步，是由於人類精神的進步的。

布藍塔爾（Braunthal）關於韋科，曾說如下：『他的名著關於人類之社會的性質之新科學的基礎，其主要的目的，在想提出一種左證，證明神是如何的指導下述一件事；就是怎樣把因罪過而被逐於樂園之外的人類，從動物的孤立之錯謬的狀態，提高到一個社會的生活，換言之，即提高到以社會的性質為根本之原來的人類生活在一方面，是人類之外部的性質，（即對於欲望之依存，）在他一方面，是人類之內部的性質，（即社會的性質，）兩者是為歷史之根本的條件。』（Braunthal, Marx als Geschichtsphilosoph）

以上所說的聖西門與韋科的歷史理論，對於中世形而上學的，神學的歷史觀，別開生面之處，實亦不少，不過許多地方，仍然留下中世歷史觀的臭味，未能完全脫離。但下所述的累那爾，在這個時代，可算發表了稍有異彩的歷史理論。據累那爾的見解，以為宗教、政治、法律、道德等觀念及諸種關係的變化，是以工業及商業等經濟的組織之變化為轉移的。比如奴隸制度，在從來的見解，奴隸制度之廢止，實基督教使之廢止的。然累那爾能打破從來的見解，認定奴隸制度之所以廢止，實因此種制度，在新時代，經濟上已不適用。

之所使然。他如十字軍遠征的動機，也從經濟的見地來解釋，此外如亞美利加之發現，及印度航路之發現，也認為此乃諸種關係中資本主義經濟組織變革的原因。累那爾這樣的理論，實表現他比聖西門及韋科更能由從來的理論解放出來。

(四) 德意志的歷史觀

說到十八、十九世紀德意志的哲學，當推赫德爾 (Herder)、康德 (Kant) 及赫格爾 (Hegel) 三人的理論。以下試就他們三人的理論，約略言之。

赫德爾倡言社會生活，亦當依從與自然相同的發展法則。他承認神是支配歷史的，然神這東西，早就不是神學上的神了，換言之，即非藉豫見而支配世界的基督教的神，這神的自由意思與法則相結合的啓蒙的神，更進一步說，並不是如中世初期一般哲學家所說的，超越乎自然，由外部操縱歷史之發展的神，乃內在於世界及其世界發展中的神。在他所著的人類歷史哲學的觀念中，曾這樣的說：『我在歷史中所求的神，一定要和在自然中的神一樣的。為甚麼呢？人類不過是全體的一小部分，人類的歷史，和蟲的歷史一樣，內部地穿鑿在他所住的組織之中。且歷史的中間，有一種自然法則存在，對於這種法則，就是神也要服從的。』因為這樣，所以赫德爾不把神當作超自然的東西，認定他是穿鑿在自然本身中的東西。因此他